

周恩来侄女在中南海:被当亲生女儿养

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。

“伯父风度翩翩，只要他一到场，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。”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。“跳得还行，你乐感可以。”听到伯父的夸奖，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，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：“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，让别的同志跟我跳，看好有人在排队。”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，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，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：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。

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。自12岁住进中南海，她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。周恩来夫妇无嗣，她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。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，虽然她曾任中新社社长，更是全国政协委员，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。

自主选择求学道路

回忆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，周秉德觉得那时真是无忧无虑。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，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，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，就住在周家隔壁。

1949年夏天，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，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。亲侄女来到身边，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，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。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。

周恩来日理万机，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。他总是来去匆匆，走路特别快，卫士比他年轻得多，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。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。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步，逛逛公园。工作之余，为了让伯伯散散心，她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。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“洪湖水浪打浪”，还很

喜欢海棠花。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，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，十分漂亮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。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，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：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。但看完前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，她却热血沸腾，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——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，做一个电影中那样的农村教师。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。

“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，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。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(邓颖超)说了自己的想法，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，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。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，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。七妈问他说：‘你怎么不表态？’伯伯说：‘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你也说，我也说，不是压力太大了吗？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。’”

后来回想起来，别人告诉周秉德，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，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，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。“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，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，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。”

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周秉德被分配到离北京城20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。但3个月后，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。五六十年的政治运动无休止，以致她几度都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。

身份保密数十年

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“真命天子”。那年，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，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、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。他谦和、稳重、正派、有知识。周恩



周恩来、邓颖超与周秉德(左一)三姐弟的合影

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，非常欣喜。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，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，此后两人一直靠鸿雁传书。

第二年的国庆节，他们结了婚，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。周秉德的卧室床头，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，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——“这是伯伯本人最珍贵的一张摄影作品。望着那张照片，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。”

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，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，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。“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。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，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，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，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。”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：“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，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。”

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。当时周恩来在苏联，邓颖超给他写信说：“来：带给你的水仙花

和家书一封，想已到达，阅后有何感想？你忙得怎么样，要多睡，酒要少喝，澡要常洗，这是我关心惦记的，回来要检查哩。”“超，西子湖边飞来红叶，竟未能迅速回报，有负你的雅意。忙不能作借口，这次也并非忘怀，只是懒罪该打。”1951年3月，邓颖超写道：“不像情书的情书，给我带来了喜悦，先寄语桃、李、海棠，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。”当时邓颖超在杭州，周恩来在北京。周恩来3月31日回信：“昨得你23号来信，确实写得不像情书，陆瑾答应我带信到江南，我当时戏言，俏姑娘捎带老情书，结果红娘走了，情书依然未写，想见动笔之难……”

1965年，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。在他们到达西安后，“文革”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。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。“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，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，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！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。作为伯伯的侄女，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包括为自己开脱。”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——这一秘密，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，即便她和家人



周秉德近影

遭受苦难，她也三缄其口。

1968年，红卫兵向江青报告，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“反革命组织”——“聚餐会”。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，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。结果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。对于父亲被抓，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。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，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。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，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。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，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。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，对她说：“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一起面对。”

不久，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。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，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，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。直到1979年，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。

最后会面未能留影

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，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。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，伯伯的脸变得极瘦削、憔悴，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。“吃饭也是胡乱几口，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做

公室忙碌。”

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，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，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，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。“七妈说中央有规定，为了保证治疗，只能拨通病房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。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。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，我当时很难过，只是一直追问他：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。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，说那只是开个玩笑。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，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，您是要长命百岁的！”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：“你是共产党员，是唯物主义者，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。想开点，好吗？”

“随后的5月20日，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。我在伯父身边坐下，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，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。但怕打扰伯父休息，聊了一会，我就起身告辞。出门时，我提出和他合张影。‘你看，家里人很多，下次我们再照吧！’他握着我的手，轻声说。”

如今回想起来，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，“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，早已恶化，小便次次是血尿，但在这当时都严格保密。住院期间，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，不让亲属探视。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，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。”没想到，这一天成了永别，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留影都没照上。

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。退休之后，她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。采访结束时，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，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。

童木《环球人物》

姐弟恋人隐居深山50年 男主人公病逝



中山古镇“爱情天梯”

12日下午，享誉海内外的重庆江津中山古镇“爱情天梯”男主人公刘国江在摔倒6天后病逝，享年72岁。据了解，刘国江因脑血管破裂而不治。自从老伴摔倒后，徐朝清就几乎不吃不喝。老伴去世让徐朝清悲痛不已，一直以泪洗面。她称，无法承受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不知道今后一个人该怎么办。她说，待自己去后，要和老伴刘国江一起葬在“爱情天梯”的尽头。

五十多年前，中山古镇高滩村村民刘国江和他比他大10岁的寡妇徐朝清相爱，遭到村民闲言碎语。他们携手私奔到与世隔绝的深山，过着近似刀

耕火种的原始生活，靠野菜和双手养大7个孩子，互称“小伙子”和“老妈子”。虽然“老妈子”一辈子也没下过几次山，但为了让爱人出行安全，“小伙子”一辈子忙着在悬崖峭壁上凿石梯通向外界，一凿就是半个世纪，从小伙子凿成老头子，凿出6000多级“爱情天梯”。

2006年此事经报道后，在全国引起轰动。来自国内外百家媒体和不少游客蜂拥中山古镇，攀爬“爱情天梯”，探望这对老妻少夫。当地政府更是以此开始打造爱情天梯旅游景点。刘国江、徐朝清夫妇曾被评为2006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，他们的爱情也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爱情故事，还有人拟将其拍成电影。

整整一天了，82岁的徐朝清几乎没挪动过身子，静得如同雕塑。她一直木讷地坐在“小伙子”的遗体旁，哀怨地凝视着面前那具黑木棺材。这一天比她和“小伙子”在山里隐居的半个世纪都要长。

“小伙子”刘国江的灵堂就设在三儿子刘明生家里。“你走了，我一个人怎么办？”低沉的旋律中，徐朝清不停重复这句话。没人能回答她，徐朝清也不需要别人回答——“小伙子”的去世，带走了她的一切。徐朝清不时把脸贴在棺木上，用手抚了又抚。淌下的泪还挂在腮边，新的泪，又溢出眼角。“要是不摔那个跟

头……”徐朝清喃喃道。

“今后我一个人怎么办”

7日凌晨3时许，刘国江像往常一样起床去地里看庄稼——猴子、野猪等动物常常半夜来糟蹋——约一个小时后，刘国江回到家，刚在床头坐下，突然栽倒下去！“小伙子，哪个了？快起来！”徐朝清惊慌扑上去，拼命摇动老伴。刘国江毫无声息。“刘三(指三儿子刘明生)，快来，你老汉不行了！”黑暗中，徐朝清冲到山顶，也是“爱情天梯”最顶端，对着山下凄厉地喊，全不顾住在山脚的儿子能否听到。山间，只有她自己带着哭腔的回音，和雨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。徐朝清又踉跄着跑回屋，奋力将体重是自己近两倍的老伴扛上床，盖上铺盖——海拔1500米的山顶半夜很冷。

“下山找儿子。”这是徐朝清惟一能想起要做的。她拿起手电筒，在夜雨中冲下山去。和“小伙子”上山半个世纪以来，这是徐朝清第一次将老伴留在家里，自己一个人走这6000级天梯——“都是他牵着我的手，扶我下山。要不，他下山办事，我在家里等他。他从不放心我一个人走山路。”徐朝清对记者说，但她的眼光依旧定格在那具黑木棺材上。这一次，在这个雨夜，徐朝清终于独自下山——她要救老伴！

雨夜里，湿滑的天梯上，徐朝清第一次嫌这6000级天

梯要走这么久。她一次次摔倒，一次次爬起来……5时许，她终于撬开儿子的房门。“我吓呆了。万万想不到妈妈半夜三更会一个人下山，还蓬头垢面的，浑身裹满了泥。”刘明生说，他当时差点没认出自己的亲娘。刘明生叫上妻子陈洪治和家里所有人，飞奔上山。“母亲非要和我们一起上山，但她的肩、背和腰已经摔伤了。我们没准她跟来。”

天未亮，刘明生等人已赶到山顶。此时，刘国江已无法开口说话。“我们准备抬他下山时，他艰难地举起手，颤抖着指了指橱柜上的全国十大经典爱情证书，和一位日本友人为他和妈妈画的像。”刘明生明白，父亲是要他将这些东西一起带下山——那都是父母绝世爱情的见证。

“抬着父亲下山后，老远，就站在冷风中，母亲抱着双肩，站在院坝上，向山上张望。天刚亮，我们就把医生请到了家里。”刘明生说。医生诊断，刘国江是脑血管破裂，导致脑淤血。“你说要照顾我一辈子，陪我一辈子的，哪个(怎么)就倒下了。今后我一个人怎么办？”这是徐朝清那天对“小伙子”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“你说要带我坐飞机火车”

此后6天里，刘国江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。“他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但我们说什么，他能听懂。”刘明生说，父亲临

走前几天，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，几乎没吃过什么东西。

6天里，刘国江能做的，只是让“老妈子”拉着自己的手，听她回忆半个世纪以来，在深山老林里，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每当看到那些带下山来的证书、画像，躺在床上的刘国江就会眼神发亮。那幅画像，是今年3月，一位日本友人专程上山看他们时带去的。“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爱情故事，太感人了，这是我在日本凭感觉为你画的年轻时的画像。”当时，听了翻译的话，徐朝清笑着说：“不像，不像。”但此刻，徐朝清却笑不出来：“我说不像，‘小伙子’一个劲劝我‘收下嘛，别人一个心意’。”

“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，政府给我们送来电视，你还没看够，却要丢下我走了。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？！”徐朝清的语气幽怨：经典爱情故事颁奖时，你去过湖南，还坐过飞机。重庆十大感动人物，你又去了重庆，见过那么大的场面。每次，你都说我身体不好，不让我去。你说过哪天要带我坐飞机，坐火车。你还说你身体比我好，比我年轻，要给我送终。你说话不算话……徐朝清宛若无人地对着棺材埋怨“小伙子”，语气中，带着往常惯有的嗔声。

12日下午，刘国江突然有些烦躁，他用颤抖的手指示意“老妈子”将证书和画像放到他身边。“我给他拿来了，他还在那儿指。我顺着他的手

指看去，是一把放在墙角的铁锤。”徐朝清突然明白了，她将铁锤拿来，又找来一根铁钎，放在老伴身边，刘国江终于安静下来。当天下午4时40分，刘国江在儿子家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身边，放着最能见证他们绝世爱情的物品。“父亲去世时，他们俩的手一直紧紧握着。我拖了好久都没拖开。”刘明生说不下去了。

“谁来陪我唱《十七望郎》”

刘明生说，他们会把刘国江葬在山顶，“爱情天梯”的尽头，再接妈妈在自己家住下。但徐朝清不高兴了：“不行，你爸葬在哪，我就要住在哪。我要一直陪在他身边。没有我，他也会不习惯的。”

“你走了，哪个叫我‘老妈子’，哪个来陪我唱《十七望郎》？”记者离开时，徐朝清仍趴在黑色棺材上，和“小伙子”说着自己的心里话。凄婉的哀乐中，徐朝清又哽咽着，轻声唱起那首她以前和老伴最喜欢唱的山歌——《十七望郎》：初一早起爬去望郎/我郎得病睡床去/衣兜兜来去望郎/左手牵郎郎不应/右手牵郎郎不尝/我又问郎想哪样吃/郎答应：百般美味都不想/只想握手到天亮/初二说啥去望郎……

“小伙子”走了，但“爱情天梯”还在，爱还在，爱情亘古不变。

重庆晚报